

钱守章著

医殇

长篇自传体纪实小说

《医殇》是一部长篇自传体纪实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以三四代中医的经历和遭际，贯穿了抗战、「反右」、「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历史长跨度、侧面记录和反映了社会变迁和世态人情，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中医药界的无奈和苦涩。小说以主人公金秋华一生奋斗、追求和失败作为主线叙述，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以自己生命之死，来表现自己的心迹，反映他对中医药事业存亡的深切忧虑。

全书还描绘了江南水乡、上海地区的世态群像，在再现特定时代的民情风俗上，颇具相当的认识价值，显示出可贵的人文关怀精神。

长篇自传纪实小说
钱守章著

匠殇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殇/钱守章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

ISBN 7-80730-012-4

I. 医... II. 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683 号



医 殇

作 者——钱守章

责任编辑——管志华

责任监制——应黎声

封面题字——王庆其

封面设计——姜 明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2.5

字 数——34 万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012-4/K·2

定 价——25.00 元

以此献给我的老师——

前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先生

呼唤民族灵魂的浩歌(序言)

钱 江

我怀着难以平静的心情阅读《医殇》，我试图透过《医殇》中火热的痛切的文字，再一次认识作者——我少年时代相识的兄长。我知道时光的雕刀会刺破青春的华丽与精致，会让地球上的山川江河改变容颜，但是它无法改变《医殇》作者水晶般纯净、火焰般炽热的灵魂。这是一颗要向你倾诉的灵魂。也许，过去经历了太久的沉默，如今一旦登高呼喊，那声音就分外动人心扉。

在我记忆中，守章兄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他渴求知识的眼光。那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文革”即将爆发的日子，我还是嘉定练西小学的一名学生。有一天傍晚，正在做功课的时候，守章兄来了，他是前来求拜我的祖父钱晓峰为师、学习英语。当时我心中窃笑，英语这东西还用得着学吗？

据说祖父的英语在所居嘉定西门外西大街上是有名的。他长期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考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以 40 多岁的年龄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在志愿军总部俘管处担任翻译，所有校级以上美军战俘他都熟悉。朝鲜战争停战后祖父回到北京，在外贸部工作。谁知 1957 年风暴突起，将我的父亲卷了进去。祖父受儿子牵连，几年后提前退休回了嘉定。

现在我才知道，回到故乡的祖父心情沉重，为家人担忧，不想再做什么事了，包括教授英语之类。但是守章兄的一番陈述深深打动了祖父，原来这位正在刻苦学习中医的年轻人要学习英语，是为了更深地理解中医、弘扬中医。此事何等艰难！当年为了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挫再挫、最后身染沉疴的钱守章，竟有如此信念。

祖父承诺守章兄每周一次或两次前来我家学英语。当时“文革”浩劫正在逼近，“读书无用”之说甚嚣尘上，也影响了我。看着一句句朗读英语、仿佛置身世外桃源的老人和青年，我庆幸自己不必做此无用功。几年后我上山下乡、屯垦内蒙古荒漠，现实才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何等肤浅。“文革”后我留学美国时，不知道多少次后悔，悔不当初和守章兄同学英语！

然而守章兄沿着研习中医的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可惜的是，“文革”中祖父受到冲击，中断了教席。可喜的是，守章兄终于在中医之道上渐行渐远，所见奇崛，自成流派，成为名副其实的杏林中人。他以自己的中医成就，不知解除了多少人的病痛，他本人也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峰峦，有幸在这样的高度上认识自己为之奋斗、献身的事业。

扎实的国文功底，是守章兄研习中医的坚实基础。他由此追根溯源，从中华医学的经典著作着手，条分缕析，结合众多医案悉心体会，因此他的行医能力，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就得到明显提高，终于成为一方名医，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医案故事。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继续添增，而且增加了传奇色彩。

守章兄的医道——他对中华医圣张仲景的独到研究，似由专家来评论更为合适。令我感动乃至惊讶的是，他在年过花甲之时、在故乡行医之余，经数年笔耕，写成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医殇》，圆了自己的文学梦！

我知道，医学和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鲁迅和郭沫若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职业、行当，前者以解除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病痛为己任，后者则从个体的感受出发，以扬善去恶、揭示社会真相的方式，促进社会群体的心灵健康。这两者共同的使命，是珍爱民族

的命运、珍视每一个生命的价值。

我完全赞同守章兄的看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博大精神和优秀文化积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守章兄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医渐至式微的现状充满忧思，他甚至由此结识、进而去研究故乡传奇人物吕炳奎的一生：这位嘉定外冈镇开业中医，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弃医从军、成为威震敌寇的外冈游击队队长；建国后他回归医学队伍，长期担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为中医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守章兄又不断地回思自己的漫漫中医之路，关注和探望中医的明天。千万个医案在胸中聚积，与之伴生的故事在脑海里翻腾，于是作者的思考就在作为个体的医案和作为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医命运之间循环反复、不断深化，他的眼光也愈加深邃。唐代文学大师韩愈曰：物不得其平则鸣。守章兄将他数十年胸中郁积之块垒，转化成文学形象，写成一部《医殇》，我有幸成为先读者之一，将字字句句读来，分明感受到作者思想脉搏的跃动。

我要感谢守章兄，承蒙不弃，要我来撰写《医殇》的序言，使我深感惶恐，生怕认识肤浅，未能探微抉明，难以导读《医殇》之深义。但是，我回顾了与守章兄几十年的交往，深为作者的进取精神而感动。他看准了目标就勇往直前，永不言弃。他在从医的道路上行走奔波，却从来没有忘却青年时代绚丽壮美的“文学梦”，直到今天梦想成真。于是，就像我的祖父在“文革”风暴袭来之际承诺教授守章兄英语那样，我在略作迟疑后答应为《医殇》写序。

多年交往中，守章兄经常告诉我，他对中医研习愈深，所爱愈切，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医之博大精深而骄傲，而且深信中医在与世界各民族医学流派的交融中还将发扬光大。我读着《医殇》，看到书中人物悲欢离合，琢磨作者娓娓道来的故事，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认识作者的过程。

我想，作者是充满勇气的，他不仅为接续文脉、重振中医竭诚尽力，而且正视前进中的困难，在书中坦然明言今日中医艰辛之所在。他力图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的形象，来呼唤一种理念——曾为中华儿女几千年繁衍生息有着重要贡献的中医，需要代

代传承、不断发展。这样的发展不能仅靠几个名医、几所医院或学校的努力,而是需要中医界代代传人为克服一切困难奉献自己的心智与坚韧,即使在这一进程中他们会承受新的创痛、还要作出新的牺牲。这部长篇自传体纪实小说之所以叫《医殇》,是因为有凄美或悲壮的牺牲在前,从而使生命的价值在发奋努力的延续中显得更有意义。

一曲《医殇》浩歌声,此中深寓赤子心。我在月夜中写下这些体会,愿与读者共鉴。

2005年7月7日于北京

我对中医学现状的呼吁与建议^①

吕炳奎

今天，中医学在西医的统治下，已到了灭顶之灾的地步，如果中医界同仁再不为此而斗争，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医学及中医药界将不复存在。现在中医学面临的状态是：真正纯中医学已被基本消灭，而有学历有文凭的大多中青年中医师，却已经被教育成西医化的中医师，实际上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师了。

我作为一名学徒出身的老中医师，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以及长期在中医药领导岗位上的离休干部，向全国的老中医师们呼吁：为了挽救遭到灭顶之灾的中医学，为了能让中医药事业得以真正传承下去，大家都要带徒弟，有条件要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带，一定要将自己的中医学知识与经验流传下去。我已九十岁，本应颐养天年，但现今中医学的这种状态，令我无法安静，我来带个头，尽我的能力带两个徒弟，传授中医学及我七十年的临床经验，为挽救中医学再次出山。

^① 编者注：吕炳奎先生建国后长期任卫生部中医司长，他热爱中国优秀文化，效忠于中医事业，以毕生精力为中国医药学的继承发扬而努力奋斗。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说：“每当我与老中医交谈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吕炳奎对中医事业的作用和影响，称吕炳奎先生是全国中医的良师益友。”吕先生于2003年12月10日逝世，享年九十岁。

五千年来,中医学一直以带徒弟或父传子的教育形式传承至今,并且历代均是名医辈出。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医药行政部门忽视并排斥中医学师带徒、父传子的教育形式,并否定师带徒的学术地位(指民间自由选择徒弟的方式),造成老中医药师们将带徒的形式忘了,实际上历代的名医不但是学徒出身,而且也都是中医学的教育家,故有“名师出高徒”的理念。发挥老中医药师的余热,不因只是治病,而是带徒传授,培养继承人。

现今,中医学的教育已形同虚设,即已被西医化,对学徒出身的中医师,大多基本上已被排斥出临床第一线,现行的《执业医师大法》明确规定,没有四年以上的医学院学历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许多老中医,这些中医学界的栋梁,遭到了法律的无情排斥;而现今中医学界则是以已被西医化了的具有大学学历的所谓的中医师为主流,这批人被中医药界的老中医药师们及教授们称为是“中医学的掘墓人”,现今中医学的这种状况,可以说中医学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消灭,只是我们这些老中医药师们还活着,如果再不抗争,我们将对不起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要挽救中医学最现实的抗争,就是带徒传授中医学及自身长期临床经验。不要有“徒弟出师后怎么办”的犹豫,先带上再说。若不如此,中医学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或在我们百年之后被彻底消灭。时不我待。中医学界的同仁们,尤其是学徒出身的老中医药师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将中医学五千年来的带徒弟的教育传统恢复起来,共同来挽救中医学。

因此,我建议中医药行政部门:

一、对于带徒出师后的认定办法:可在各地的中医院对学徒出师后进行临床考核,时间为半年至一年,主要以临床效果为主进行考核,主要具备中医药师独立行医、配药的能力,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理解和掌握,就可以获得中医药师的执业资格;不会治病的可回炉继续学习;

二、对“文革”后毕业的中医学大学生,进行回炉强化中医学基本理论和临床的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坚持以中医学方法诊病

开方,不懂此术的和不相信中医学理论的,坚决取消其中医师资格;

三、中医药行政部门应有独立的设置医疗机构的审批权,并在取得独立审批权后,应积极支持老中医师们申请设置临床机构,以便他们带徒教学;

四、中医师们要有保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在临床上遇到疑难、危急患者,要学习西医动手术的做法,要让患者或其家属签写意外责任书,同意中医治疗,一旦病情无法逆转,不能因为未找西医治疗而后悔,造成法律诉讼的麻烦;

五、在中医学高等教育中,要吸取五千年来中医学带徒传统的宝贵经验,改变现行的书斋式的西医化教育方法,一定要以中医学本身的指导方法——中国哲学方法——进行中医学的教授和临床,应为二年学习中医学经典理论,三年或更长时间跟师临床,作为一名中医师,掌握了疾病的诊断手段,就会应用其理论了;

六、支持中医师们的集团行动,组织起来兴办中医院,向规模化、纯中医化发展,个体中医师们最好以内妇儿、骨伤、按摩、针灸等数科联合办院,形成集团,这样才能与西医院进行平等竞争。

最后,为了中医学的生存发展,让我们中医学界共同为挽救中医学而奋斗!中医药大学学历的中青年人,要奋发学习中医学理论,不要辜负中华民族对你们的希望,西医化不是你们的错,但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为了中医学的纯洁,你们一定要摒弃西医化的误区,努力学习,回到真正的中医学的道路上来。

2003年2月

序

良医有曰：冬病当夏医。野亭先生
在六十年前的师徒校场底下，创立，他心
衷的建院志士。开始，自学中医理论，在书
时他二师周定的下求教。走访民间，土部中
学习他的经验，至后得到上海各大医院去收
病求医，清性原知识，以学到的一二二病经
验，就立自己身之，或病人身之实践。立“清
”“凉”时上海被患的人很多，野亭先生投
入到精神病治疗上上下下功夫，以有渐断医以
的续管事，病家随到随到。日在渐守在水
人身也，除处方用药外还配以针灸，治效显著
如：有医名，因患利到与周君，与一般中
医师不同，因此有人称他为“野亭子医生”
。一九二九年在全国民间中医考察会，由
野亭先生升为中医师。三十年来在言书上有所见
焉：有一二书刊的见解，发表过不少论文，
治如：不少论文文论。是事与周子汇集，
其可发表之文章，作为一个自问成才的中医师
体所成就。是书为《野亭子医论》。石在也周子君，有
可借重，为之序

吕炳奎

一九九九年元月

这是吕炳奎先生于一九八九年元宵节前为作者《野亭子医道》所题写的序

目 录

呼唤民族灵魂的浩歌(序言)	钱 江	1
我对中医学现状的呼吁与建议	吕炳奎	1
吕炳奎于 1989 年为作者《野路子医道》题序		4
医殇		1
注释		377
跋	陶继明	380
后记:我为什么写《医殇》		383

一条不大的农船，在浩荡的练祁河里行进，一名赤膊大汉摇橹，另两人挽着橹绳协橹。船身呼呼向前，在平静的水面上，划起了长长的波纹。河两岸的水稻、黄豆映在水中，堤岸上的高粱在长风中哗啦啦地飘响，河沿边陲有水菱、浮莲、小白花，小黄花正在绽开，一只青蛙正呱呱地跳向对岸。

“八一三”，日本鬼子在上海打仗了，练祁河中的这条逃难船急促地向嘉定城行进着。一船的人，脸上布满焦虑、茫然。对船上的人来说，赤膊摇船的男子汉，是祖辈，拼命挽橹绳协助摇船中的那年轻汉子是父辈，挤坐在船舱中的那年轻母亲怀中的、哇哇啼哭的仅出生三月的婴儿，这是孙辈，名叫金秋华。

八月初秋，一轮骄阳，悬天似火，江中，亦似跃出一轮骄阳，两阳相照，闷热异常。在船上被熏蒸的人们，此刻却似捏着一把冷汗，悄而急速地逃遁……“呼”地一声，船一拐弯，出现了雕梁飞檐的巍峨城楼，城墙正中之上方，镶嵌着一块古旧的铜牌，镌刻着“嘉定城”古体字，城下的水关桥畔则写着“练祁河”三个隶书体。

时近中午，远方隐隐传来“咚！咚！”的炮声，时近时远，稀稀落落。大汉们拼命摇橹，“嗖嗖”地行船，船上传出了哭声，一位五十多岁的夏奶奶在边哭边说：“我儿子在上海印刷厂当学徒，当时跟了十九路军打日本鬼子去了，现在是‘八一三’，又重新去打日本鬼子，听说又调了几次部队，是死是活……”信基督教的夏奶奶泣不成声。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安慰她：“现在逃命要紧哪！你儿子在前线与日本鬼子打仗，自有耶稣保佑的！”也不知谁喊了一声：“看呀！娃娃笑了。”这时一船上的人齐向年轻母亲怀中的娃娃看，娃娃正乐着，笑着，手舞足蹈地喊着……

河面开阔了，晴空万里，水面如镜，飞鸟、白云，像在水上追逐，轻松欢愉，哪有逃难的气氛呢！这时，只听得船后传来一阵

“呼——呼——呼——”的声响，向后一望，原来是一条郎中先生的出诊船，油亮光光的。摇船人是一壮年男子，船舱中坐的是当地名中医叫王纪春，是一位长得宽额方脸，神态严肃的大男子。王先生——王纪春虽似在悠闲地观看风景，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的悠闲也掩不住淡淡的惆怅、沉郁。他的船小，轻灵，随着“呼——呼——呼”的声响，船边泛起雪白的细浪，船上的郎中先生大声呼叫着：“金伯仁老兄，你跟我一起逃难吧！”这时，他的船后来居上了，而大船上的那位赤膊大汉对他回答道：“王先生，我是驴子你是马，我是跑不远的，等到大炮一停，就得回家种地的；你别看我载了满满的一船粮食，我是吃一颗，就少一颗，在外地要饿死的；你是郎中先生，你有手艺，凭你的剂方药包可以走遍天下……”

郎中先生的船已与农船并齐了，那年轻母亲抱着婴儿与王先生正擦肩而过，年轻母亲说道：“王先生，我儿子正对你笑呢，等我儿子长大后让他向你学中医！”郎中先生欠身笑着说：“好呀，中医，学中医有希望，学吧！”

逃难船已经驶进到了一座公路桥下，桥面上烈火熊熊，木质的桥栏上火势似游龙，噼噼啪啪的木板爆裂声伴着四射的火星，煞是可怕。其时日军的摩托车、骑兵队，挟着太阳旗扬尘而去。逃难船在桥下暂留，船中人惊恐万状，手足发抖……见日军远去，摇船人决意冒死钻过桥洞，冲出火围，否则也是死路一条。火星正向桥下飘落，在众人面前飞舞，船上人张开了棉被、席子等防御物，钻在里边的人听着爆裂的下落物、在席子上嘀嘀嗒嗒的响声，摇船人戴着草帽敏捷起橹，“摇啊！摇啊！拼命！摇啊！……”摇船人，帮着撑船的人，奋力拼搏，自然地呼喊着一节奏的号声，就是坐船的人也在奋力呼喊，船沿翻起细细的白浪，霎那间强行抢渡穿过了桥洞，众人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有人默念着：“阿弥陀佛！”

落日余晖，满天晚霞，逃难船静谧地前行。前方，呈现出两个细细长长的斜影，横贯在江中。影影绰绰的人影儿越来越近了。

“王先生!”逃难船上众多人呼叫着。

不一会儿,逃难船已追上了王先生的船了,也慢慢地停下了船,所有人心里渐渐平定,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逃难即逃命的一天历程,短暂而漫长。在这时仿佛真正感到累了、腰酸背疼的摇船人,这时也坐下来,放平身子在船板上躺下来。船上的女人们忙乱起来了,动锅动灶的,江上袅袅青烟,融在一片野霭白雾中。在王先生的船上,坐着的另一位颀长、宽额的人,神色庄重地站起来,对大伙儿打了一个手势,朗声说:“各位乡亲,你们往哪里逃呢?”他的目光巡视着大家,众人迷蒙,面面相觑。

“乡亲们,我叫吕炳奎,走方郎中,与王先生是师弟兄,我也是同你们一样逃难出来的,逃到哪里去呢?俗话说:‘逃出三千里,仍在棺材里’,我们不逃啦,王先生也不逃啦,我们回去吧!回到我们家乡外冈镇,组织‘外冈游击队’,与小日本干起来。”

“乡亲们,你们看见前方的小楼吗?”吕炳奎接着又用手向前一指,众乡亲举目远眺,在不远处的港湾河汉中,在那绿阴深处,一座孤楼悄悄地耸立,在旷野里尤为注目,他继续说:“十年前,共产党在这里领导了‘五抗’反霸暴动,‘烈火’就从这小楼诞生,有个叫张漱川老师和他的两位哥哥,是当时的领导人……他的两位兄长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了,还牺牲了二十多位壮士,所以我说——这里的群众似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啦!”

2

嘉定古城,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抗日战争胜利了,狂欢啊!

沿途,琳琅满目的彩灯、彩旗、彩牌、彩楼,到处可见“还我河山”、“庆祝胜利”的标语、横幅,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一阵歌声涌出:“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人们正在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一条农船依然在嘉定城下的练祁河中缓缓地行进,依然是当年

坐船的人，不过年纪都增长了八岁。当年逃难船成为旅游船，正在缓缓行进，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嘉定城”，已洗刷一新，雕梁飞檐，城楼上更是彩旗飘飘，迎风招展。“练祁河”的隶书字牌，更是流光溢彩，精湛醒目。

金秋华已是八岁的男孩了，手提着双十灯^①，跳跳蹦蹦地在街头的游行队伍中穿梭着，金秋华的父母尾随其后，不时地在叫他，追他。三人穿进“嘉定城”的城楼底下，十里长街，商店、戏院、茶坊、酒馆，挂灯结彩。在最耀眼的街面上，悬挂着一块红木牌匾、绿色隶书的医牌：“王纪春中医大方脉诊所”。“王先生，王先生！”金秋华与他的父母异口同声地叫着。

“嗨！”王先生身着时髦的长衫，戴着礼帽，在门口作揖，随即邀他们入室就座。诊室内，紫檀木的写字台上置放毛笔、纸、砚，以及在桌上随手放着一本旧旧的厚厚的书《金匱要略》，太师椅的后墙上挂着一副崭新的草书横额：“还我河山”。一切都是这样的和谐安谧，窗明几净，古色古香。王先生十分感叹地说：“嗟！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八年中，先是逃难，后来经吕炳奎先生介绍，我当了新四军的医官兼通讯员，以看病的名义，出入于沦陷区、游击区……几度生死，也算命大熬过来了，吕炳奎先生现在去了江北，他现在是新四军的官长啦！”

唏嘘与悲叹中，金秋华母亲含着眼泪喃喃地说：“那年逃难中，那名赤膊摇船的大汉子老头是我的爹，早就成了日本鬼子枪下的冤鬼了。当年我三个月的儿子，今年八岁啦，他经常说，还没见过你王先生呐！”这时，王先生瞅着八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叹息着说：“活着就好，活着就好。等孩子再大一点，我一定收他为徒。不过，看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我们有没有这个缘分啊。”

一列火车正在嘶鸣着进站，浓浓的黑烟播散在湛蓝的天空。